



行走开罗——时空在这里交替

在埃及旅游,就仿佛在历史的长廊中穿越。开罗是埃及首都,横跨尼罗河,气魄雄伟,风貌壮观,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开罗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被战争破坏最少的古城,随着历代王朝和政府的不断修缮和扩建,形成今天这座伟大的城市,古今并存,交相辉映。“从未见过开罗的人,就等于没有见过世界的人。”《一千零一夜》中如是说。

作为“世界之母”,开罗似乎爱上了金字塔和沙漠的颜色,这座城市习惯将自己与茫茫的撒哈拉沙漠融为一体。

在很多到过开罗的人眼里,第一眼的开罗是拥挤的、沸腾的、喧嚣的,但却是富有生机的,作为首都城市,该有的全都有了。街道两侧,完工的、未完工的,简易的、高档的建筑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其间穿插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伊斯兰建筑与清真寺竞相展现着异域的美;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与小毛驴们在马路上互不干扰地共用一个车道缓缓地前行;衣着时尚的或是保守的男女老少乱糟糟地在车流与人流中抢行穿越着马路……

在开罗,所有看似矛盾的事物就这样和谐地共处在一起,一切来的既突然,又顺理成章。或许开罗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集合体吧。

一直以为金字塔就该矗立在广袤无垠的大沙漠中,只有那里才可能让法老不灭的灵魂自由行走,才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而事实证明,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就不可思议地存在于这喧闹的开罗城当中一片片不大不小的高地上,俯瞰着世间过往的一切。

尽管位于塞加拉墓地的杰塞尔阶梯金字塔规模不大,游客不多,但却是所有金字塔中建造最早的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粗削石头修建的大型纪念物。穿过破损严重的列柱群组成的杰塞尔神庙,一眼就看见了沙地中的阶梯金字塔。几只流浪的小狗在游人的注视下自顾自地横卧在那里,与金字塔共享着天地间温暖的阳光。金字塔呈六层的台阶状,结构相对简单,所以自然无法与后来庞大的流线型大金字塔媲美,但是试想如果没有从简单的马斯塔巴坟墓形式到阶梯金字塔的大跨步,没有这伟大的略带遗憾的开始,又怎么会有日后那无与伦比的辉煌呢?

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矗立着世界闻名的吉萨金字塔,它们俨然已成了埃及的象征。胡夫、哈夫拉、门考拉三代人的三座大金字塔按对角线的形式依次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排列着,塔的四面分别朝向正东、正南、正西、正北,面与面之间竟如刀削般整齐。远远望去,三座金字塔巍峨、壮观,其庞大惊人的体积带给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尽管之前已看过很多关于它们的图片,但身临其境时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与惶恐。

沿着后人修筑的阶梯爬上高146.5米、周长920米的胡夫金字塔的基座,徜徉在几吨重的巨石间,人类就如同蚂蚁般渺小无助。仰望高不见顶、直插云霄的金字塔,深深感到千年不过就是一瞬间而已,近五千年岁月给金字塔留下的仅仅是塔身上斑驳的痕迹与累累的伤痕,它依然不曾改变地巍然屹立于苍茫大地间,让所有的崇拜得以在世延续、宣扬、传唱,内心只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着。埃及有句古语:人类畏惧时间,而时间畏惧金字塔。四五千年前的法老们正是用这样一座座不朽的建筑铸就了他们不朽的灵魂,更留下了众多无从破解的谜团,让世人在千年之后仍然能够牢记他们、景仰他们、颂扬他们,让时间见证着人间的奇迹。

三座金字塔中,只有哈夫拉金字塔高高的尖顶上还保留着石灰石的外墙面装饰,让它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的与众不同,使人联想到积雪未融的山峰,联想到蒙着面纱的羞涩少女。而让它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它面前卧着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丢了鼻子的巨大(高22米,身长73米)的斯芬克斯像伴随着吉萨金字塔在尼罗河畔默默地守护了四千多年,四千多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已刻在了它饱经沧桑的脸上。它怪异的表情及唇边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隐约表露着一丝冷漠、孤傲与不屑一顾,似乎在告诉我们,在这长长的岁月里,只有它能陪伴着法老们阅尽人间无数的轮回与沧海桑田,只有它能掌握并严守着所有的秘密,而秘密也将永远是秘密。

望着神秘莫测的斯芬克斯,感觉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就在眼前。不知在夜深人静时,斯芬克斯是否还会幻化成美丽的女子逼迫路人猜那一成不变的谜语?是否还会吞噬无辜的生灵?不远处,裹着大大的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在吉萨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下满世界地招揽着生意,装扮得五彩缤纷的骆驼也吡着大牙“召唤”着我们,让不曾安静过的这里更加喧闹不堪。阳光、蓝天、沙漠、金字塔、阿拉伯人、骆驼组合在一起的画面竟是这样的熟悉,不离不弃。

(慕然)

